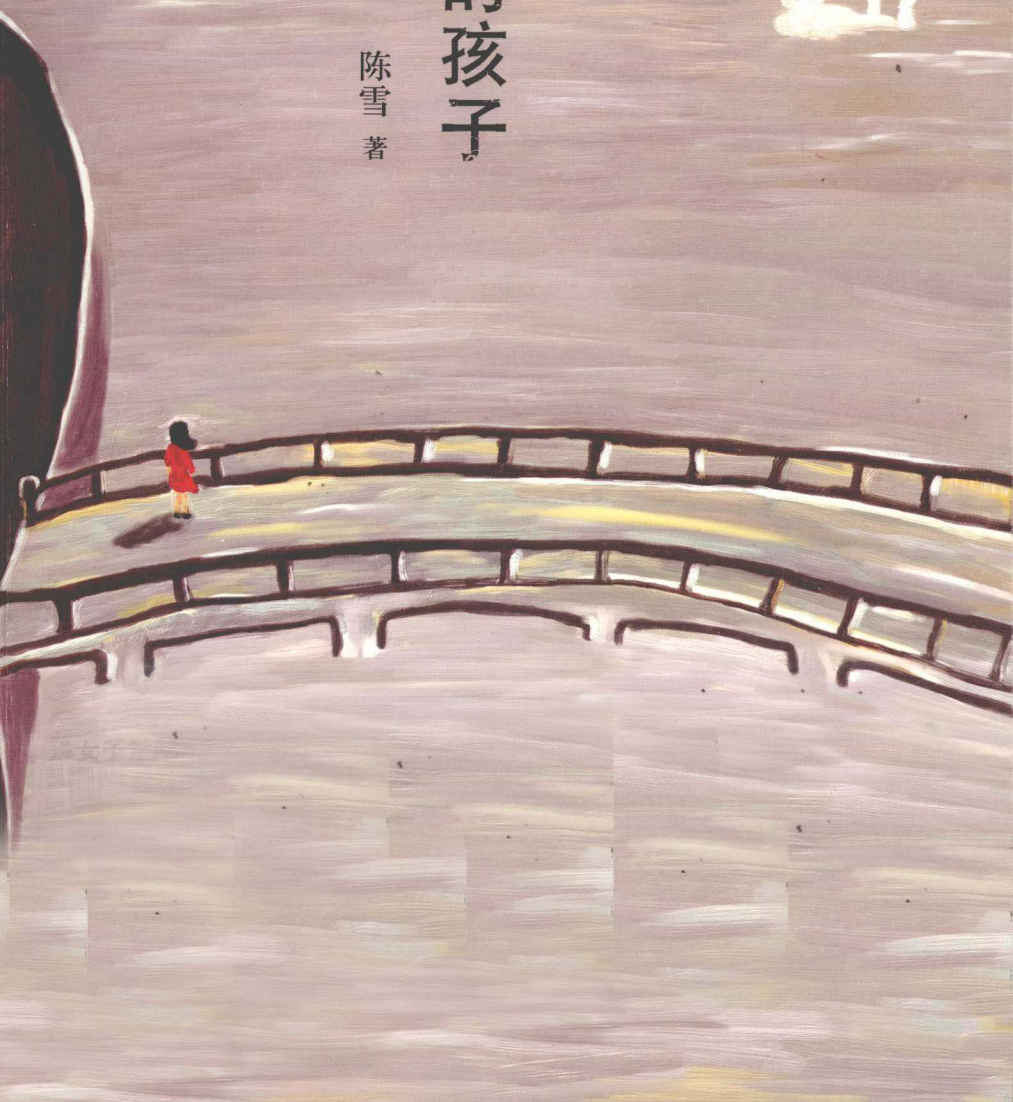


桥上的孩子

陈雪 著



桥上的孩子

陈雪
著

新屋出版社
NEW STA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桥上的孩子/陈雪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3-0498-6

I. ①桥… II. ①陈…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225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1—5851

桥上的孩子

陈雪 著

责任编辑 侯晓琼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98-6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之一	桥上的孩子	1
之二	一个人去看电影	31
之三	卖时间	71
之四	带我去远方	99
之五	云的独角兽	139
后记		187

之一
桥上的孩子

忙碌而嘈杂的闹市里，一手拿着红白塑胶袋一手拼命把客人递过来的货物包装起来，一手收钱一手找钱，时而跟客人讨价还价，时而留心有没有人趁乱偷东西，还要注意远方有没有警察来取缔的买卖过程里，女孩很小就学会了将自己随时抽离所处环境的本事。她有时跳跃进入人群里化身成那些青春洋溢衣着漂亮的女孩仿佛是她逛街买东西，有时她混进和乐的家庭里变成爸爸妈妈牵着抱着的小孩，兴致勃勃地要买这买那吃着棒冰糖果不断地撒娇，有时她远远逃离这纷乱的闹市进入一个非常安静广大的神秘古堡，在那儿她成为忧郁而孤独的公主在等待骑着白马前来营救的王子，有时她是只轻快伶俐的小鸟飞入森林唱歌跳舞，有时又成为海里遨游的小鱼，她飞升到这桥的上方接近天空盘腿坐在云端向下俯瞰，可以将她脚下的世界看得非常清楚。这桥不到两百公尺的长度，连接着两条热闹的道路。

因为桥上都盖满木造违章建筑，得绕到这些屋子后头才看

得到桥下的河水，她很喜欢趁着买东西的空档偷偷溜进这些在她眼中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地从河中伸出几根大木头支柱撑起、好像水里长出的蘑菇之类的屋子。她认识的几个孩子就住在这种房屋里，清一色的这些屋子都非常简陋，大大小小的合板拼拼凑凑地隔成房间客厅厨房厕所，一大家子就挤在这屋里，肮脏腥臭的气味从河里飘进屋内，家里的废水垃圾秽物也是直接排进河里，经常可以看见男人或是小男孩打开后门拉下裤档拉链掏出性器对着河水撒尿。因为两岸被这样的屋子占满，于是这几乎不是一座桥而只是这条街道中间比较狭窄的部分，那个时候丰原的闹区还未因麦当劳的进驻而转移到中正路，而是分散在三民路、庙东、复兴路这几个区块，她跟父母所营生的摊子就在复兴路这儿，桥边有条“竹筒巷”非常著名，竹筒巷里卖着南北杂货、糖果零食、衣服鞋袜，店面都非常小，一条几百公尺的狭小巷子挤了上百家小店，年节时客人多到常有人被挤得大呼小叫，她常被父母差遣到这儿来换零钱买东西，那充满了各种食物什货的狭窄巷弄总是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氛围。竹筒巷在她高一暑假被一把无名大火全部烧毁，现在变成公共停车场，连带旁边她经常推小车去卖东西的菜市场，一并都被征收了。

女孩的父母在这条路上营生，从卖盗版录音带跑警察的流

动摊贩开始，后来转卖过工厂倒闭廉价收购来的布鞋球鞋网球拍，卖过各式各样四处找来的倒店货，最后开始租一个固定地点卖女装。那个地方原本是隔壁舶来品店旁边的车库门口，一开始在父亲自己拼装的三轮车后的平台上摆放堆积几公尺高的衣服，女孩经常被淹没在衣服里假装自己在游泳，后来车子平台不够大，就用铁架铺上几张三合板做成更大的台子，让客人可以围绕着这平台挑选衣服，女孩跟父母都站在台上俯视着汹涌的人潮，之后房东拆掉车库盖了简陋的铁皮屋出租，他们就跟另一个卖皮鞋的伯伯合租了那小店。虽说是店面，但因为非常简陋只能算是加盖的摊子，他们的摊子以廉价的衣服，微薄的利润，加上比常人更疯狂的买卖方式闻名于这夜市，他们称作“武场”，得扯着嗓子大声叫卖，像拍卖大会似的，他们的摊子生意非常好，几年后房东将铁皮屋改建成正式的店面，其实还是铁皮屋，但店面加高加大，房租立刻翻了几倍。

小学跟中学时期，因为长期的叫卖吆喝女孩经常都哑着嗓子，人们都忘记她原本的声音是什么了，因此女孩无法参加合唱团，其实女孩的声音非常好听，唱歌说话都该是甜美动人的，但那已经是只有梦里才会出现的声音了。

女孩的喉咙发不出她想象中的声音但她的脑中自有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女孩不需要日以继夜不断地吆喝“一件

一百”、“三件两百”，女孩纤细的手指在空中书画舞动，无形的字迹，无声的歌曲，女孩很小就知道如何使自己脱离这所在的世界，那时她还不是一个小说家，但已经显现出那姿态，女孩的脑中充满了故事，想象与虚构是她存活下来的方式。

那天特别长。推着行李车穿过人潮汹涌的机场大厅，到马航柜台托运行李确认机位，手续都办好之后是二十三日傍晚，跟前来送行的朋友一起吃过汉堡聊天笑闹，八点四十分进入候机楼，随着中途转机的、跟我一样从中正机场起飞的各种国籍种族肤色年龄的乘客鱼贯穿过封闭狭长的空桥，进入飞机内里，然后九点三十分飞机开始运转滑行升空，在昏睡与发呆的中间吃过两顿乏味的飞机餐，吞了胃药、镇定剂，喝过红酒，看了几部电影片段，昏迷几小时做了几个时空交错的梦，醒来后喝了咖啡、果汁，跟邻座的马来西亚女孩简短地聊天，拿出背包里的小说随意翻阅，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里我不知道多少次起来到走道上闲晃。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降落，空桥故障，耽误了一些时候才下飞机，忐忑地过海关，然后再推着行李车到入境大厅，没有戴手表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还没看到天空，分不清时序的变换，身上只有薄薄的格子布连身背心裙感觉到冷，我推着行李车上坡道，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小东

西，我在这儿呢！”

我抬起头就看到你了。

似乎比记忆中缩小了一号的你，你在信里说自己瘦了好几公斤，白底蓝色细条纹衬衫深蓝色长裤球鞋，头发理得短短的，远远就可以看得到你腼腆的笑容，真的是你，与我记忆里的那人依然相仿。

还是二十三日，还是傍晚，当然是因为时差的缘故，但我却觉得仿佛是做了一场梦，还在梦里就看见你了。上了你的车，一路奔驰，沿途我不断握着你的手，太多话来不及说只有不停地笑，马路上疾驶的车辆伴随着逐渐下降的气温，突然听见收音机里播报着：“现在是洛杉矶时间下午六点半。”华人电台主持人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我在心里默念一遍，然后就笑了。

原来我不在台湾，我在洛杉矶呢！这是当然的，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中间时空的转换，环顾四周，高速公路上的路标都是英文字没错，旁边汽车里的驾驶员几乎都是白人。我按下一个按键，传送，每天我都是这样将电子邮件传到你那儿，你几乎也立刻就收到那些信件，然后我的电话铃响起，你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们存在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虽然相隔千里，却仿佛声息相闻，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将我输送到你身边。

我们断断续续说着话，你说带我去吃饭，我才吃过早餐现在竟要吃晚餐了。然后你又表演单手开车，一手紧紧握住我，好像是刚要离开那天跟你一起到学校去的路上，为了擦拭我脸上的泪水，你忙碌地用左手一下转方向盘一下排挡，空出的右手一下抚摸我的脸一下握我的手，其实我根本没有离开对吧！从那天开车到学校的路上我哭了之后你就把车掉头回家，在路上看见许多车辆跟我们相背远离，然后就到了此时，我们要一起去吃晚餐，中间这几个月仿佛并不存在。许多个白天黑夜我抱着猫咪一字一句在那儿敲打键盘写下给你的信件，几百封电子邮件，你笑说如雪片飞来如大水滔滔的我的信，按着鼠标左键就可以快速浏览也可以全部取消的，那些过程，仿佛都消失了。那些黑夜白天，两地相隔，八个小时的时差，仔细换算着时间，你是晚上十二点就是我这边的下午四点钟，不知道该说晚安还是早安，你总弄不清我吃饭了没，我几乎是要跟你说过电话才开始我的一天，错乱的时间，纷沓的记忆，消失在你熟悉的举动里。

我既不是在台湾也没有在洛杉矶，我既不曾搭上飞机也就没有下了飞机，不只是因为时差的缘故我总是觉得恍惚，当时我遗留了什么在你的屋里，此刻我又忘却了什么在台湾的机场，来去之间，意识不断膨胀浓缩，你忽远忽近忽而消失忽而出现，

出境大厅与入境大厅、城市与城市、机场与机场、行李车与行李车，护照与签证，二十三日并非以情节串成也不照时间铺排，而是以相同符号不同文字的物件跟顺序相反的动作剪接拼贴而成。

梦境现实已没有界线，时间或加或减、延长或缩短，我乘着飞机到达你所在的城市，那一天非常漫长也无比简约。

就着床边昏暗落地灯的微光你抚摸着我的脸，被褥里弥漫着我们的气味，你说：“好像很熟悉但是不知道你，等待了那么久让我惊慌，快说点什么让我进入你的世界。”

熟悉又陌生，对于世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即使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写了那么多信讲了那么多电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熟对吧！我大概也不会跟谁真正地熟悉起来。对你来说我只是个小女孩，没办法想象我如何写出那些离奇的故事，旁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是个奇怪的女孩，苍老的灵魂装在孩童的身体里，三十岁的我应该算是女人了，但亲密的时候情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你也是这样看我的，喊我小妹妹、小东西，仿佛我真只是个孩子，那我就来说说桥上孩子的故事吧！在这个重逢的夜晚，说一个故事让这几个月的空白显得不那么可怕，这是个说故事的夜晚，不说那些写在书本里让人揣想我的性倾

向政治态度私生活的奇情小说，说说我自己，我说你听听。

是十岁吧！或者更小，那时爸妈在丰原复兴路的桥边摆摊卖录音带。当然大多是盗版的，还没有激光唱片只有卡带，卡带分成大小两种，大的那种几乎跟录像带一般大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小的当然就是现在我们还买得到的普通录音带。我们用铁架当支柱搭起架子上头铺着木板大概两公尺长一公尺宽，木板上整齐铺着塑胶布上头堆堆叠叠摆了数不清的各式录音带，妈妈总是细心地把最畅销的、她自己喜欢的、刚上市的分门别类排好放在显眼的地方，爸爸则是任由带子乱成一团心想反正待会客人还不是会翻乱。在一座桥的两端，爸爸在左手边，妈妈在右手边，各自摆着摊子，他们的摊子特色不同做生意的风格也是两样，中间隔着两百公尺距离，刚好可以收揽来自两端的人潮，一个不放过。那时一九八一年左右，经济正在起飞，生意好做极了，我的工作推着塑胶小推车在桥上来回跑，帮忙补货招呼客人跑腿打杂顺便吆喝叫卖，爸爸说：“去跟妈妈拿十卷某某某的带子。”我就往右手边跑，气喘吁吁地来到妈妈这边，赶快把带子装到车里，妈妈又说：“去跟爸爸换零钱，十元五十元的都要，顺便买杯冬瓜茶给爸爸喝回来帮我带碗米粉汤。”于是我又飞快地推着独轮小车跑向左边。

客人一多，把摊子围得水泄不通，我个子小要挤进这人潮里总得费几番工夫，尤其是手上又捧着一大杯冬瓜茶人一挤就怕茶给打翻了。我还得小心看着免得有人趁乱偷东西，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拼命睁得又大又亮，有时得手脚伶俐地冲进冲出帮忙找钱包装什么的，最怕是有警察来了，我得先帮靠近警察这头的摊子收拾了，然后赶快跑着过去喊另一头的人：“警察来了。”沿路我这样大叫，桥上卖各种衣服杂货水果蔬菜小吃的人像遇到打劫的强盗似的闻风丧胆各自吆喝着赶紧收摊，聪明的客人会趁这时候杀价，总会杀到好低的价钱。更坏的是趁这时候拿了东西就跑的人，有时候我会帮其他人去追这种赖账的歹客，追上了一把抓住那人衣服大叫：“付钱，拿了东西不付钱，小偷！”我死命抓住不放，嗓子又尖又亮，众人一围观，没有一次拿不到钱。

于是我在那桥上非常出名，沿路吃吃喝喝经常都不用花钱，走到哪一摊都有阿姨叔叔喜欢捏着我的小脸说我乖，不然就把我带到他们小孩的面前夸耀：“你看人家小姊姊多乖，帮忙赚钱，而且会读书。”要不是我经常给这些小孩糖果吃，我一定成为大家的眼中钉。

我不怕警察不怕小偷，就怕下雨。

下雨天做不成生意，大家都发愁，更怕的是原本好天气，

生意做到半途才毫无预警地下起大雨，这时来个措手不及，人淋成落汤鸡不说，好好的货物都打湿，录音带这东西一淋雨就完了，虽然第二天我们总会把带子摊在顶楼阳台上晒，问题是，虽然可以听，但是包装上的广告纸一遇水都褪色肿胀根本不成样子，那些带子只能贱价出清，甚至免费送人。

一连几天都下雨，爸妈就吵架了。这种事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都会发生，可是我们家特别严重，因为家里背着债务，做不成生意，付不出利息，债主就会追到家里要钱，村子里大家就会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让人情绪怎样都好不起来。我很小的时候就养成看天吃饭看天脸色的习惯，放暑假大家都乐，可是我一点也不快活，暑假台风多，刮完台风就下大雨，不然就是阴雨绵绵十几天不停，我每天望着天发呆，哪儿都去不了，面对着比天气还要阴沉的父母的脸，我只觉莫名地心慌。

我也怕过年，过年生意好，钞票像大水一样滚进来，爸妈腰前的布袋子里塞得鼓鼓胀胀好多钞票，可是太忙，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我跑得两腿发酸，嗓子都喊哑了。大人好奇怪，生意不好发愁，生意太好发脾气，有时忙不过来爸妈也吵架，隔着两百公尺距离也能吵，妈怪爸什么货少补了客人都买不到，爸怪妈老是挑些自己喜欢听的也卖不出去钱少赚了多少钱，有时怪来怪去就怪我年纪小不能独自在街的另一头摆摊别人在那儿

生意可好把我们客人抢走好多。虽然这些话都是靠我当传声筒，我也技巧性地尽量不传些情绪化的字眼，但到后来挨骂的大多是我。

我们家从来不开伙，天天吃自助餐面摊，有时超过吃饭时间根本找不到吃的，随便买点饼干面包就打发了。我自小嘴刁难养，这么三餐不定的搞得更是面黄肌瘦，所以我这体质到了成年还是小孩子样，半点没女人味就是个发育不完全的黄毛丫头。

“既然从那么小就开始做生意赚钱，怎么你到现在还是一点现实感也没有？”你问我。

听到“现实感”这三个字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你听我说这桥上孩子的故事听得好入神，眉头紧蹙好像真的看见那孩子瘦伶伶的身子怎样在人群里穿进穿出的，让人不知是心疼还是爱怜。

或许是因为很小就得为生活奔波，看尽人世艰难险恶，反而让我对金钱财富有种生理性的排斥，我当然也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但实际上我所做的每件事几乎都是跟钱过不去的。

更小的时候我很快乐。爸爸在三伯家的木器工厂当木匠，妈妈则在附近工厂帮人煮饭，在家时就是做各种加工，车衣服